

K204.3

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

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今邑一千三百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七

起昭陽協洽盡閼逢涒灘凡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太元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

師前邵王彌竇爲鄉導

鄯上扇翻馱唐阿翻竇徒賢翻又唐見翻鄉讀同嚮

三府下已大赦夏五月桓沖帥衆十萬伐秦攻

襄陽

讀  
率

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漢北諸城

沔彌充翻

輔國

將軍楊亮攻蜀拔

五城進攻涪城

涪音鷹揚將軍郭

銓攻武當

六月冲別將

攻萬歲筑陽拔之

萬歲城名蓋近筑陽筑陽

征南將軍鉅鹿公叡

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

萬救襄陽

冠古玩騎奇寄翻

兗州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

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

姚七吏翻

叡軍于新野

垂軍于鄧城

鄧城縣屬襄陽郡蓋晉置也

桓冲退屯沔南秋七月

郗銓及冠軍將軍桓石虔敗

張崇于武當

敗補

掠二

千人以身

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爲前鋒進臨汎水垂

夜命堅默火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紳懼退

還上明

冲鎮上明見卷二年

張蚝出斜谷

斜余遮翻谷音洛又古祿翻

楊

亮引兵還冲表其兄子石民領襄城太守戍夏口冲

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

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

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

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中勢還不遠

謂以勢言之克晉之期近

在旦夕還師不遠也還音旋又如字可先爲起第爲于

僞翻

良家子至者三

萬餘騎

騎奇寄

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

都統

官名起於此少詩照翻下同

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

朝直遙翻

獨慕容

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  
虜我之仇讐慕容垂鮮卑也姚萇羌也其國皆爲秦所滅雖曰臣服其實仇讐常思

常思

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  
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  
意會合也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

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

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千五萬爲前鋒以兗州

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管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  
昔朕以龍驤建業堅以龍驤將軍殺苻生得秦國驤思將翻未嘗輕以授

人卿其免

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

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  
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  
與成之至此垂知堅必敗  
方與兄子明言之

黑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

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

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

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艘蘇

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也

地理志潁水出陽城縣陽乾山東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

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

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

驥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瑣安之子也是時  
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坦  
也平也言坦然無異平日也

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乃不敢復

復扶又翻

重直用翻

安遂命駕出遊山墅。

承與翻園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  
廬也

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

敵手謂下子爭行刄智  
筭相敵也玄意不在棋

故不能勝安

安遂游陟至夜乃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桓沖深以根

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

處分已定。

庾昌呂翻  
分扶問翻

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冲

對佐吏穀曰。

佐爲佐吏  
諸藩府參

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

略將即

亮翻

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

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以琅

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錄尚書六條事始於劉聰

冬十月秦

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

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

淮南郡本治壽陽秦既得

之以郭褒爲太守

慕容垂拔鄖城

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鄖于分翻

胡

彬聞壽陽陷退保硃石

水經注淮水東過壽春縣北右合肥水又北逕山峽中謂

之峽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

要杜佑曰硃石今汝陰郡下蔡縣融進攻之秦衛將

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

水經注洛

澗上承死馬塘水北歷秦墟下謝石謝玄等去洛澗

注淮謂之洛口帥讀曰率下同

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復扶又翻秦人獲之送

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

使疏吏翻下同融持議以爲晉不可伐今臨敵乃輕脫如此亦天奪其鑑也少

詩沼以鼓翻易堅

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

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

不如速降

三年堅執朱序於襄陽拜爲度支尚書說輸防翻降戶江翻

序私謂石

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

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敗補則彼已奪氣可遂破

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

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

趣洛澗

趣七喻翻

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

陳讀曰陣

下同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

詠

曹魏分西陽蘄春置弋陽郡秦未能有其地也

又王詠領太守耳弋陽唐爲光蘄黃三州之地

分兵斷其歸津

斷丁管翻

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

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

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

秦王堅與陽平公融

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

木皆以爲晉兵

八公山在今壽春縣北四里世傳漢

淮南王安好神仙忽有八公皆鬚眉

皓素詣門求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駐衰

之術未敢以聞八公皆變成童遂立廟於山上或言今廟

食于此者乃左丘宋驕臣被雷被等貞謂融是勁敵謂弱也

人皆淮南王客世以八公爲仙誤也

顧謂融是勁敵謂弱也

翻

強也

撫然始有懼

色

大驚周甫翻然失意貌

張

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

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却少詩沼翻下同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掌時翻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兩陳相向退者先敗此用

兵之常勢也復扶又翻

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

騎略陳欲以帥退者帥讀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

潰亡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

青岡去今壽春縣三十三里

秦兵大敗

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

言敗兵自相蹈踐枕藉而死也

藉慈夜翻塞悉

則翻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

息草行露宿

草行者涉草而行不敢由路露宿者重宿於野次不敢入人家皆懼追兵也

以飢凍

重直用翻

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陳後

呼曰

呼火故翻

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

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

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擴車臣下不

得乘以賜王公耳趙彥縕續古今注石虎皇后乘輦以純雲母代紗四望皆通徹

復取壽陽

晉復取壽陽故秦

執其淮南太守郭褒

晉復取壽陽故秦所置太守見執

堅中流矢

竹中

仲翻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

飧蘇昆翻熟食

曰殮字林  
水澆飯也

日

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

苦安樂

洛樂音

自取危困臣爲陛下手子陛下爲臣父安

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

飼祥吏翻

堅謂張夫人

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

復扶治直

之翻潛然流涕

姦翻涕流貌又所版翻所晏翻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

垂別擊鄆城不與淝水之戰且持軍嚴堅以整故諸軍皆潰而垂軍獨全將郎亮翻

堅以

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

意氣微恩謂堅

厚禮垂父子也

垂曰汝

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弃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垂此言猶有君人之度

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

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柰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

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

於秦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四年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

復爲王猛所賣復扶又翻下尚復德復同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

之見太和五年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

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

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

冠古玩翻  
鐵楚諧翻

今天時已

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

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

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鄼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

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暐起兵以復燕祚

尚復德復扶又翻說輸芮

翻暞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

攝收也

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

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

折

言其喜甚也史言安矯情鎮物人臣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大敵壓境一戰而破之安得不喜乎屐齒

之折亦非

安之訾也

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

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

求嘉之亂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以

無雅樂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宮撫集遺工而尚未有金

石也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鄴下樂人頗亦有

來者謝尚鎮壽陽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

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今破苻堅獲其樂工楊蜀等

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

閑習舊樂於是金石始備焉

常侍

散悉宣竊寄翻

朱序爲琅邪內史

秦王堅收集離

散比至洛陽

比必寐翻

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

粗坐

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

尊謂其父垂也慕容令亦

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

五翻

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

尊謂其父垂也慕容令亦

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

呼垂爲尊蓋其父子間常稱也

燕復興當在河陽

燕於賢翻

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

燕復興當在河陽

燕於賢翻

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

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

易以政翻

垂心善

其言行至澠池

澠彌充翻

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

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

因過謁陵

廟

垂欲因行自謂其祖父陵廟也

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

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

以固根本鎮枝葉

將即亮翻

垂勇略過人出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

止欲作冠軍而已哉

夏戶雅翻冠古玩翻

譬如養鷹飢則附人

每聞風飄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

飄扶搖風

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

孔安

也釋曰疾風自下而上曰飄音卑

高翻條他刀翻絲繩也所以紺鷹

豈可解縱任其所